鹿忠節公集

鹿忠節公集卷八目錄

記　紀

鹿忠節公集卷八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著

孝友堂讌語記

孝友堂者吾友孫君兄弟之所搆以觴客客就諸大夫表閭之文而名之也堂歲集勝友不啻如雲戊午仲冬之集則長君崇我之立嗣也昆玉四人長崇我次相我次鍾元次思皇今嗣崇我者鍾元之幼子望雅也崇我未嗣諸弟欲推以嗣之者心所同也而獨取鍾元幼子者以鍾元方歌鼓盆幼子失恃而徐嫂

願爲之母也長兄長嫂春秋方盛不難於嗣而汲汲此舉者則猶子即爲吾兒之愛可知也徐嫂即旦暮生子而後日不減今日之愛又可知也是舉也幼子失母而得母崇我乏嗣而得嗣鍾元得獨遂其嗣兄之心而相我思皇於兄若弟若姪三處繫情一朝釋之所稱一事而衆美具也吾輩忝列親知誼均休戚聞茲盛事攜酒登堂不醉不止非盡關主人能醉客也是堂不敵富室之一厦而游於斯者若宇宙讓寬也所陳不敵富室之半餐而醉於斯者若宇宙讓豐

也則孝友二字動物於無言客且誤以爲自能求醉不關主人也余嘗盱衡世故而以不解飲之人亦不能不醉於君家者葢比肩接踵得一士猶且難之而一堂之爲士者乃四也墓側六載草木盡枯四君所同也書劍飄零壯顏相對四君所同也鍾元君苦節凌霜昆仲嘉與共爲固窮則弟有志而兄所成也即今之立嗣兄爲弟耶弟爲兄耶總之互相爲而非各自爲也天下事相爲則治自爲則亂而相爲自爲莫不始於家庭所謂孝弟爲仁之本也故四君懿美未

易吏僕就事論事卽立嗣一端亦見全體而吾輩不能不以是日盡醉於斯堂也衆賓皆醉掀髯大噱曰孝友堂可爲醉心亭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因仿醉翁亭押體口占爲文者太樸楊君也援筆受辭略爲詮次者硜硜居士也

張徐二侯去思碑記

去思者既去而思之也邑令之權境以內無不得爲當其未去稱黃引龔恨不盡達令君之耳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疇昔雷轟電擊之威至此毫無所用盡

民為政之時也至令之權有所不能到而令之品乃見張公令容五載遷滄州守去徐公僅三載丁外艱去容之士民歌思不忘合而祠之余以接壤竊聞其議蓋容至張公始有天地云初經界不明併兼逞志公躬循阡陌籍四至定三壤摘隱占者痛繩之百年迷不可尋之緒一旦井如也狡民詭寄軍籍以避力役悉爲釐正戸有不均漸成偏累提衡而裒益之丁糧大減徭役頓平矣審編自爲簡覈不用里書亦不拘成例容之賦役一一驗實卽童子承糧莫之或欺

不寧唯是大猾某某等鉤結盤據魚肉里中勢併足以撼令公決策剪除即遠遁混迹輒偵得其處片檄逮至無能逃死者又廉得黠吏某某舞文狀傳爰書竄鼠之大奸既去閭閻淸明至今談者猶起舞也容郎褊小郡落諸俗子弟暴賴不知何緣盡入記識質訟至庭參素行決之驚顧慴伏退求自新若家家日有一張公至者精察中寓教化矣至於新孔廟作人文增俎豆之光生賢書之色微公不及此士民德公甚虞其持奸人太急或爲所中而公素操取信於上下

竟遷去談公之徵糧者照市價平收不言耗又憑大
戸支解不問羨以是寬民卽以是潔己媒孽莫乘有
以夫公去三十年而得徐公其持己之廉馭下之嚴
察奸之明大類張公下車未幾不逞者斂爪且徙他
境尤可異者白溝店分屬兩邑橫驚少年不敢越容
屬一步卽比屋若天塹父老感泣謂張公威儀不圖
再見而是時容之財力耗敝尤急在生息公體恤曲
折無微不入不愛民一錢又不欲民妄費一錢也行
戸舊苦官價公悉照時估優免濫觴極矣查革而均

攤之一日而歌息肩者徧四境自公至青衣使絕迹於鄉徵糧不用里長第先爲期造木偶象隸責付後期者除自完外併合戶催完始釋之轉責其當付者家家虡木偶之至爭如期完里長旣無所用復併書手革之以爲算任吏而侵欺科斂兩弊頓洗歲之不易積穀七百石半價平糴復買百牛以助不能耕者當是時饑民洶洶思亂各處俱以一日搶集若有期會獨容安堵則公之靈也城大圮費難再仍公不動里甲而新之偉麗如畫是役也非心計如公而加派

而冒破而賣放未增城之一毫地無皮矣他如折橫璫懲邪說旌節孝重興繼干城名教尤復不淺是時政聲流行三輔有力者爭欲得之會擬調固安兩監司意各爲屬不果既而撫按調公新城議業達部矣容人大駭奔訴觀察涕泣請留觀察意動方沈吟間而公以憂歸聞新城士民方延頸待公願緩須臾之死而衙役豪舉者相率退以避公既知公憂乃復進以此思公公可知已容人聚族而謀曰吾儕即不知仁義亦必以饗其利者爲有德當張公時天開日霽

非大創不爲功時至徐公潤瘁榮枯更覺良工心苦爾兩公去矣德之在人豈與公俱去且因去彌思因共出力以伸尸祝之願相地鳩材命工推孫茂才奇儒王茂才熾董其事兩茂才私計所不悅於兩公者獨衙以內其或衙以外必無行誼之尤者耳一日有藍縷數輩狀類博徒過而請曰向數爲公難而時五袴今誰難我者而無襦小人今乃知恩願效一日之役復有數青衣叩公像而出曹偶相謂按察旦夕到何似公在時坦腹往無患也兩茂才爲之悽然因知

事後思君子無論人善惡衙外內也此無論兩公今日之權所不能到即當日之意亦豈萬有一及乎兩公於容一無所得而得其思民之自為政而不肯輕以與人者不能不以與兩公容人所與其諸異乎人之與兩公所得其諸異乎人之得歟丈夫生世讀聖賢書作父母官如兩公可以無憾矣尤最奇者張公去久容不知其無恙請祀名宦旣祀而有遇繹人於燕市者談公善飯也即徐公採容人之議請祀張公亦以為易世而尚友今乃同世而並棲於一堂是皆

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然更有說焉旣去而思誠爲令之所以見品而盱衡當世不乏營搆敢一一問哉孫孝廉奇逢持建祠議白於觀察解公曰敝邑雖小從來無不情之舉動味斯言也覺余去思見品之說猶泛也張公諱輿行山西絳州人徐公諱廷松山東掖縣人

大慈菴碑記

余性僻無他嗜時過梵宇與緇流語頗樂之謂勝赴綺筵萬倍卽其法余不能解其徒亦自未必解而吾

輩以意取之自有得處大慈菴千上人余知之熟矣斤斤自好持戒甚嚴衆耳衆目是豈可智襲而力負乃僉謂千上人生平無分外事也夫事無分外儘庸儘平行之不足樹赤幟談之不足壯麈尾而知言者不敢謂易嘗肝衡今古窺其得失之故天下事蓋盡於分之一言天下事之日非蓋盡於分外之一言分定於性麗於位而終其身者也其境不可以精魄御其局不可以旦暮結吾人情爲帥識爲卒才爲刃而日出入於名場利陣之中求其帖然於分以內可易

言哉儒佛不同為人則一尼山上達即在下學學以下名斤斤本分事也如厭棄其下而欲超乘以上古今蔑有佛之戒律意或略倣歟夫既已祝髮披緇皈空王稱弟子而湎淫無忌薄淸淨為小乘侈談圓悟以恣其縱橫流漫之習法王有知其謂之何論至是安能不為千上人另具眼也夫人惟不能無分外事也人而無分外事者大都負皎潔自愛之性抱堅剛能耐之神往往寄況於塵外而著力於境中術不論純駁業不論創守成不論大小必能有以自見而留

其緒於後是菴舊圍荒落及上人之身恢而廓焉山門聳峙望者改觀入而正殿轉爲禪房兩廊翼之各三楹焉香火地原二十畝增至五十畝爲之徒三員勳員黨員蓮徒之徒四可長可玉可成可進物力漸充人事俱稱余毎過之輒爲低回寧直地勝誠有取於其人也上人年今六十八矣銖積寸累日經月營有尺椽片地從分外事得哉上人將鐫其締造於石以貽世守乞余以言引之余至是而深有慨於吾輩之爲聖人徒也是何能當于上人一面也上人名本

照大千其號云

定興縣粆粒折徵記

淄陽畢公以萬歷丁巳來治定興下車首詢地方利害而得𣁽咸粆粒之爲民累也㩀記諸臺使者求減折如文安靑縣例駁查往復公持甚力臺使者大感動具疏請於上候旨踰時値今上登極遂如所請恩詔到縣扶杖走觀者舉手加額謂天子仁聖使子遺之民得賜視息然非吾侯即疾苦到骨誰達之天子者慶今追昔矣與諸俱余觀民情而深有感於天下

事之在人爲如公者眞其人也事非理不可爲非力
莫能爲固也然如以理而已彼不起科之瘠地聽奸
民投獻而以勳戚爲刀俎佃戸爲魚肉包納之法展
轉相及不舉地著盡逃之不止此於理豈待公之身
始知其當變哉或曰於理無疑而詘於力公不猶然
一令乎何力至於今而偏足乎則理與力之說似之
而非余所謂公眞其人者獨以其心言耳天下萬事
皆從心起不患事不就但患心不眞眞者心之本體
從來稱天下有心人爲其眞也眞則熱熱則遇而卽

粘不能秦越視眞則耐耐則挫而益堅不因遲久灰
減徵之議誠爲大造非公嘗之得無隔膚不親乎相
沿久則勢難返更端驟則人易疑而素所穴以爲利
挾以爲重者且不勝異意而奸人乘以交搆其間吹
索挪撿皆足以亂任事者之所守使造端之初微涉
門面廖然而返矣且不獨異意者爲然也即其事之
際已屬同心而事當更張體須周慎異意者復借上
之周愼以遂下之耽延略事未違於公車而往復斟
酌已踰歲時蓋轉關既多葛藤易起一處停閣全局

坐廢自公起議再易寒暑急急圖之盼盼望之默默
待之當浮沈難稽成敗未必之時旁觀者意公興且
闌氣且竭而公更神王竟以耐之一道奏此奇功悠
久成物其斯之謂歟此害在定興余髮未燥即從先
大父侍御公聞佃戶包納之苦而呼籲之情毋格不
上聞年復一年日甚一日至於公殫力爲之而以首
尾二載始獲有成中間事勢之難易情節之甘苦唯
任事者自知同調者相憐未易一一爲人言也故爲
天下事毋泛論理心即是理毋空談力心即是力眞

心如公爲理樹幟爲力辯寃不然滔滔者從官起念
而不敢一問百姓急倆見理不我値力不爾克甚矣
其相蒙也羅文恭之言曰此生活得千人命甘心不
向世外走佃戶數千家脫湯火而世世利賴嘗私度
公靑天良夜志之無惡可知也定與孔道復値軍興
公日夜拮据但可紓百姓急者直前爲之赤心彊項
逞逞轉上官之意旨而佐聖政之淸明諸不具論就
籽粒論籽粒其槪如此公諱自肅山東淄川人萬歷
丙辰進士以治行高等應拜省臺而兄白陽先生時

以少司徒督遼餉遵例迴避乃補禮部主客司主事今陞遼東寧前道兵備參議

廣東司署事紀

萬歷己未夏余以服闋補戶部河南司大司農桂亭李公劄管本科同事者楊文弱嗣昌賈孔瀾鴻洙周海石思兼也廣東司王崑璧珹出守開封堂委賈署事賈太母病劇託余力辭於貴州司王時生建屏王許另委余歸寓而劄與印隨至賈不懌欲爭余力止之受事時桂王惠王典禮中璫輒排闥絮司農而珠

商夙頑憂未應手余推誠感瑺瑺不再至立給商價
商亦應期方報成事於李公而廣東金花至余適聞
叔計臥病三日而福建浙江二司持堂批准會期恭
進之版至余方訝其先不相聞遽以堂批取必而承
運庫催期之使踵至余紿以稍愈即擬期謀於楊賈
以金花餉遼據會典呈堂楊擊節曰衙門一向措餉
刻薄處斵元氣瑣屑處傷國體惟子此舉差强人意
賈爲潤呈且謂此大好事而非置一官度外不可余
曰舉念時已辦此矣先大父侍御君建言謫十二年

不名老縣下所親見者也呈入李公批云天津右堂有疏請留金花金花且莫進所引會典查來看余躍起曰誰謂公中堅者而轉圜若此持會典見於寓色甚和命草疏余歸擬稿是夕遼撫周毓陽永春疏稱遼餉將絶併入其意尚在推敲倦且臥堂吏四鼓叩門傳諳寓議余處中變秉燭成稿往見公曰中使夜持右堂疏來得旨甚嚴金花不便再請余三復曰旨猶温不爲嚴此時措餉當從大頭腦可常繼處下手據祖制以請之旨有幾分嚴厲衙門纔有幾分光采

公曰同是此題纔批不許何敢再提余曰主語換過不妨今據遼撫疏以遼餉將絶爲題便不同且右堂請留而今言借見有還時又不同更有進焉者乘此事急說明危迫不暇候旨一面題知便發則全不同矣公意亦不沮余出稿於神公留與山東司張鍾石國銳議之而內使催期愈急蓋聞余以廣東金花交太倉庫知有說且爲鋪墊也余語其使銀即餉遼鋪墊仍歸內時管太倉庫爲劉半舫榮嗣因余交銀回字云果成此事九廟神靈共爲嘉賴勉之勉之余曰

與長司李茂春語示以不撓春置余而侵李公余啓
公催寫本吏即日上面給長司以再商而密飛片紙
於劉曰此物蚤一刻出門爲妙速之速之有爲余危
者余曰銀一日未去望一日未絶既去矣上即怒可
奈何人即悔可奈何此後使交內庫銀有可交外庫
之理生死甘之矣李公語余草疏備之次日食晡在
賈寓聞傳宣戶部堂官與金花司官坐客失色賈窺
余食自若送至門曰好爲之既入有旨堂官姑不究
司官奪俸一年嚴催補還李公欲補余持不可以疏

稿進曰願公勿顧司官上意郎堅未始不嘗臣下司官以死生爭堂官以去就爭未必不可轉也公鄭璧曰此稿又引汲黯漢武雄才大略幾石粟政不入心金花乃主上心頭肉如何割得擲稿還余余不應而退謝恩日中官羣至闔扉不聽出且曰金花尚在太倉勅使問之余亦慮或然寓意於問之中劉回字云三日前發計到中途矣牛舫固解人哉中官絕望日為催補長司持黃篋到寓黃紙墨字乃敕內庫者有云傳戶部速將銀五萬兩來補窩兒如再不補將司

官名字寫來我重治他余曰昨所爲借政爲無銀今
有可還昨何用借長司曰固也奈聖意要補如何回
奏余曰卽如此回長司曰如此回御大不便余曰爲
朝廷臣子死生唯命長司語每倨至是忽爲感歎曰
某不知書亦識名行某與公一府二縣人亦知此舉
是公淸名奈聖意難回又太息曰若大家同心一齊
發去事已成矣生被二司扯住復語二使曰對兩司
說著他各進不必再等慘淡而別余知不免猶懼李
公之補聞公自陵回往候求見童子出問何事余曰

金花事中使來催望主定不補縱有處分願自當之
以後衙門事猶可爲一補則前功廢矣語入傳出曰
到衙門再議次早約楊買與張摩厲以須會大雨公
出朝歸寓余乃拉張同赴寓至西長安街傳旨若雷
轟宣戶部堂司余駐道旁候公至隨入宣御札公奪
俸二月司官降一級調外任不許朦朧推陞浩蕩之
恩也次早謝恩李公命山東司補銀余復前曰竟補
乎誰爲進者公作色曰不聽我補欲我再謝恩乎銀
自有照廳進也余始憮然自訟旣非衙門中官矣何

又說衙門中事退歸若釋重負吏部移問李公應處司官職名公名楊賈諭以福建浙江山東司俱有辭獨廣東司應處楊賈趨出不具草公自草之吏部擬降余山東運司判官閣部臺省交章申救俱留中擬降之疏并留余候命既久與范夢章景文計具疏稱病復留乃再疏而行逾年八月光廟初政復余舊官余反覆往事而深有感也神廟御宇久議者病其過寬然當時凡百有位皆矜名節爭職掌以苟免為恥余不斂不敢以委署為可避即二三友人俱以職掌

相勉則治術未易言矣余決計時司吏羅跪泣請曰公非此司官偶然委署原無專責何認眞若此且公以署此印故不進此銀如肯刻下推印刻下卽有人代進不進無與也余笑曰旣承委署卽是專責有畏而避豈是臣道羣吏知不可奪徬徨而起或云有教之者也楊賈諸同寅後先視余推余擔當則吾豈敢

神廟之寬大原有所以養臣下之恥心者此未足報萬一也不然苟免爲幸何暇問職掌哉

附茅止生元儀賜環紀

光皇帝臨天下甫一月聖政不勝書然實錄首復前戶部主事鹿善繼官云善繼字伯順爲民部郎是時神廟末遼事方棘餉中斷請發帑不可得議者以金花百二十萬歲入太倉其改貯瓊盈非故事當仍還司農以應遼急上不報伯順主河南司事適署廣東司時廣東淛江福建三司各有金花解至伯順請於大司農李公汝華曰與其請內帑不若留金花與其旣入而復請不若未進而權留如宸怒不測願身甘罪李公領之遂以應遼餉而

後疏聞上不允頃之又切責司農奪司屬俸一年
是時主遼餉者爲山東司於是與伯順及司福建
浙江者各謝罪司農皇恐時福建浙江者未發即
仍納內庫而請俟外解以補伯順所已發閱三日
上復令大豎至司農按司屬名伯順曰爲此議者
我也奈何爲諸寮罪與大豎講折再三終不屈上
於是奪司農俸兩月謫司屬於外鐫一級司農益
皇恐遂曰臣適署司空有事壽宮罪不在臣銓曹
責司屬主名以伯順獨應之而前所奪俸者皆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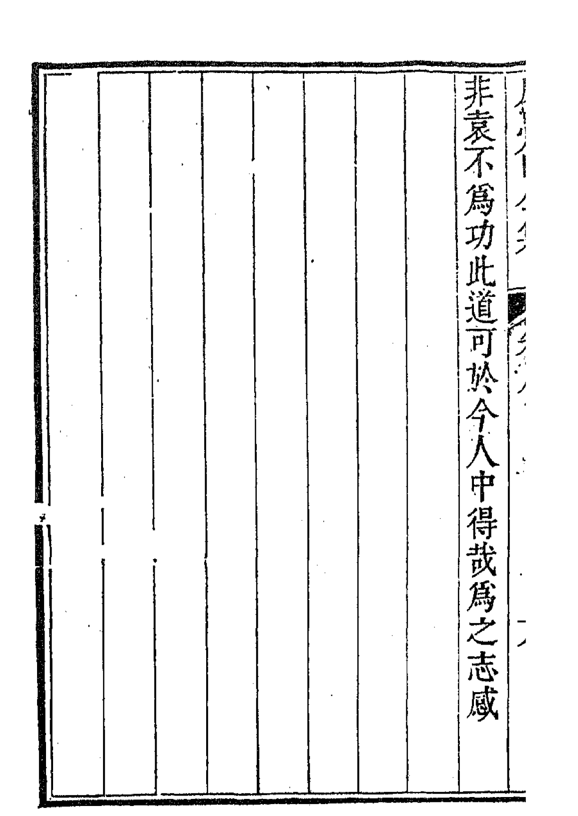
安堵司農屬不平合頌於公卿間伯順不顧顧身嘗於是舉朝爭之上不報銓曹請謫伯順爲山東鹽運判官上亦不報伯順俟半歲餘引疾去不數月有鼎湖之事於是光廟首復其官云神廟間多伉直敢言之士謫者亦累十百而言者不止上遂置其言不復謫而人以謫者不復起亦不復言郎言亦以上置之故時佻恣無禮而及事有關宮府未嘗敢爲執也伯順不爲言而執執爭之在金錢又上所最急於是一二十年間似伯順以孤鳳矣

光廟在青宮無賞噴不置故首還其官夫光廟之德尚矣神廟於震怒之餘諸大豎復排謗百端而終止於薄謫其大度何如哉故舉朝敢爭之爭之言至或不可聽闔而上終不以爲忤此盛世君臣所當法也故爲合刻之伯順非特識私感也其忠愛將無彌篤乎

馬房裁革冒破紀

馬房冒破相沿旣久余初受事不安於心以告袁滄孺世振袁心是之贊余說堂行廣西司查司持存羊

之議余再請而再駁且面相許而轉復駁欺人心之
如面也余旣以母喪歸代者爲王崑璧瑊堅持余議
以爭協力於巡靑使者題參得旨追擬如律而廠監
據旨中有存留字求如初支王駁之曰所謂存留指
別廠未發覺之驢頭而言也該廠已經發覺追贓矣
擬罪矣聖上原無貿補之旨安得如初支也廠監乃
止夫此事可否非難見也其旨盡於邊有軍而無糧
廠無驢而有料之二語而再駁之者借口存羊且語
人曰爲上首存體上首爲誰卽袁滄孺世振也是役


非袁不為功此道可於今人中得哉為之志感

鹿忠節公集卷九目錄

墓誌銘　墓表　行略

鹿忠節公集卷九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著

故嘉祥縣知縣警愚馬公暨配盧孺人墓誌銘

吏治之壞大要苦資格之易拘憂公論之常晦繇是賁其人之可爲者而尤其天之未定者志士熱腸强半灰矣警愚馬公非孝廉起家乎又非位不啓才伸不補屈抱恨長逝者乎何關西之政媲美漢庭且不燃之灰尸祝轉切也公舉於鄉以己卯筮仕同官以最遷矣而以蜚語謫一署汲以賑饑聞再署密以振

廢聞薦補偃師革倉吏之鋪墊除交界之送迎歲省無算未踰月以艱歸服闋補嘉祥二十日而沒故惟在同最久治狀最著入人最深嘗得交於伯子濂仲子潔悉其概公有大造於同非別求利之去其害焉者而已同舊徵糧催以十排侵欺擾害而糧益逋且上嚴為提絕經以應刑煩民急假貸求免令豪右收息逾月倍母公去十排限民自納提者旁午具民窮以請曰無官猶可無民可乎上官心重之稍稍聽公糧遂報完禁及所生此同官百餘年僅見事也添同

二水合爲城患歲一修之額派麥三千六百石公念患無已時起堤抗水使不復西額派遂除植堤以柳且戍官路民碑之曰馬公堤志永賴云秦府酒瓶取給於同歲差四校尉橫索無度公至而校尉以故態來公杖之以横狀啓王且請縣自送不勞差也王感悟慰勞公費減十九矣同民貧而役煩公革大戶斗級司兵民皂快六十四名歲省千緡事亦畢集至於窩訪公行孫承恩九家爲之魁公召面詰與之約一人中傷則九人立斃耳九人崩角丏生請得自新鬪

境帖然公在同五年釐奸剔弊瘠己肥民絕無一事不爲民而自爲者徵糧嚴禁多收傾解總付大戶或謂公貧可藉羨養廉徒入猾役手何益公謝曰官有常俸何貧也多收有禁羨能幾何與其割人肉充己腹無寧本地錢贍本地人耳時守西安者曹楚石璸雅重公之爲人贈書公號於屏曰眞君子公再舉卓異尋擬內召未幾陞練兵同知復以直指某論劾謫河南簡較蓋耀州搢紳某實中之某佃同地百七十餘頃而不稅公以法繩之某佯謝過而陰脩郤會直

指爲所善友遂以一例徵糧劾公先是同官之糧夏秋驛站廩祿各其田公謀曹公條輙之而田大均及坐劾曹詣直指白其狀直指尋悟然奏行無及矣公離同之十四年同人建祠立碑記學官且移文定與若曰爲同之眞名宦也者是即定之眞鄉賢又四年更於西山高敞創大樞以鑑空衡平風清月明書其額歲時祭焉蓋公之論至是乃大定聞某鄉紳已餒若敖矣公得陽明之說於徐獻和先生尺寸取則焉自奉極儉而好施予塾師尹翁生有養死有葬親友

困憊賴公遂其婚嫁者不一而足里居遇歉轉貸五十金濟之及其當官爲民請命不避彊禦而尤加意人文持其師說爲諸士講解諸士興起文明其地嘗聞同士不登幾六十年丙午儁者卽當年所首拔也優免閭庠貫以二丁李維亨等數人貧不能娶代爲具幣馮生光昇廬墓之墓歲給銀米月三視焉謁姜女祠嫌其不聳創宇樹碑且入祭典其重名教崇節義又豈可爲俗吏道哉蓋得於學力深矣公名鐸字振之號慜號也以嘉靖丙午生萬歷癸卯卒得壽五

十有八配盧孺人有裀德公之樹立助不淺焉後公
一年生後公十一年卒父雲路以公考滿封文林郎
母毛贈孺人丈夫子二濂潔皆庠生各再娶爲紀爲
尚爲楊爲田女一適牛化麟孫男五樽娶龔繼李楠
娶薛如飛如阜秋魁尚幼孫女六配許國瑚薛士瓚
庠生李滔范士楫二未字鹿子曰余總角從先大父
壁屏間得公之體貌彼時顓蒙不解所抵掌者何言
第見賓主之驩然相向若各有得也及齒加長稍涉
世思奉教於君子而已不可得乃讀公之傳而論次

之夫治民在去害知之待中智哉然口談身任難易懸矣內有不能饜之腹外有不可返之勢愛一錢者烏能爲公所爲卽不愛錢而不能不愛官者又烏能爲公所爲開䟽若資格憂公論者之口而飜其案則有公之行實在余既爲之誌復系以銘銘曰公困貝錦吾以告人公困尸饑吾以告天然論天道者原於既定而稱不朽者非以引年彼無噍類公有蘭桂彼腐草木公亘河山吾反覆於羿奡禹稷之論而信恢恢者永操不漏之權

王母秦太夫人墓誌銘

邑侯中翰王君以壬戌進士治范陽丙寅冬擢南儀部將行覩余於江村手其太母秦太夫人行狀示余屬爲志狀出舅氏履山君蓋太夫人歿時儀部未成童悵念音徽未獲覩記自捧范陽檄過里向履山問狀履山後太夫人期有六日而生同憂喜者幾六十年其狀爲有徵余受而讀之避席曰異哉以太夫人之賢而所遭之數如是吾乃知王之所以復與與儀部君所以爲國人之母也太夫人父歲貢士邢塘君

母白孺人其曾大父鳳山君官南大司馬所稱端敏公也太夫人生而端穎邢塘君授內則女誡諸書輒解大意擇配歸鴻臚王梁川君之仲子麟郊君鴻臚父為九巖先生起進士官禮部郎中配朱安人太夫人之歸王猶及見朱安人朱自賀得賢孫婦復戲謂鴻臚配錫孺人而婦實勝吾婦太夫人事翁姑實得其歡邢塘君念女有所餉必以薦堂上翁暴卒自嘆事翁日短益專以奉姑乃姑病痺子婦胥衣以侍扶抱臥起八年一日聞者感動當鴻臚君時中倭患稱

貸應軍興田丑半入毋錢家意望二子約以償負之
重輕爲授田數麟郊君不無猶豫太夫人進曰裕蠱
克家兩得之何可讓盡出其裝以從事鴻臚君得以
舊規傳其子是役也克復大計定於片言笄而丈夫
哉不寧惟是一日有譁於門者蓋同里行有不得而
怒旁泄以王氏奴爲詞意猝難舍奴因可中其主是
時伯仲殊難下太夫人力求自治出奴以說譁者廢
然而返此寧直度勝識固遠矣居恆對麟郊君稱說
婁丞相呂參知事意以柔道勝天下其待伯姒以身

下之姒卽方伯公女不能以貴相加親睦無閒言鴻臚遺二姬請於伯姒遞養之曰此翁之接又爲長子女也隱然以柔姒者用姒偕之大道矣至其佐麟郊君讀爲之篝燈拂几先意以進粥茗相勉之意初不以言麟郊君感其意下帷攻苦枕藉子史無能傲以不知每慨數奇未得與京兆比甲中受知學使者當與乙酉比衆指目是久不鳴鳴且驚人乃先期暴卒

太夫人殊不欲生履山君挈孤號前且泣且諭曰立孤實難而忘先君子公宮之敎乎乃強起治事孤卽

今贈文林君爾時僅八齡甫免喪則爲孤延師授舉子業贈君日誦千言典墳史漢陰符南華及抱朴風俗通皆手纂其菁華太夫人又不欲拘一先生之說捐重費悉其從遊遂傾其時之豪傑文氣日上太夫人喜進之日而祖之幾幸而父而不得者孺子庶其得之勉之哉已獲推擇隸博士籍未幾復以痼疾不起太夫人心傷不得於夫者復不得於子忍痛以視子之子先是太夫人爲子謀室得履山配尤孺人之姪蓋白孺人嘗因其省姑心識其福厚履山從臾成

之歸速舉儀部君兄弟尋封太孺人則理固有可見者非苟而已也贈君逝時儀部年十二太夫人幾望長孫更殷於望子時儀部文藻翩翩已覘鳳毛其成名不及見則疊遭喪亡開篋之痛傷神故爾狀復稱邗塘君教女差和於教男里嫗自外來戒非婦順勿得言太夫人善承顏志即弟諸逆怒賴太夫人在旁爲解顏說者謂能婦能母蓋於能女始基之矣而閨教之重焉可誣也邗塘君歿良史寫照太夫人促麟郊君商憶指點數日乃得及麟郊亡即以屬前手遂

若生人謂食其報云然余因反覆於天之報施太夫人始爲婦佐夫既而代夫爲父又既而代子爲父其盡瘁於王三世矣而天與人若交困之喪亡之餘水潦助虐以促生計向所借伯姒遞養遺姬之子蕩敗反誣償負所得之田爲折箸不均乘伯仲亡而割諸其婺疾之深也姬子有力焉卽儀部之顯庸而又不身親見所稱報施善人僅於寫照耶否否世之遭不苦報不爽又身親見者卽屬懿美而其味易盡人所獻欷感歎歷千載而起無窮之思者多在苦而不食

其報報而不於其身則太夫人之報自當別論且天因人人各有因貴因貴賢因賢狀言太夫人之歸王去華廠而安容膝薄自奉而豐賓養且垂老服嫁時衣袿如笄可詠可畫余觀儀部君范陽四載約己裕人獨以不時花樣蕭然於金臺易水間不啻為太夫人寫照所稱賢其賢歟則以劉官言報者猶淺之乎論太夫人矣太夫人生以嘉靖己酉歿以萬歷丁未得年五十九麟郊君諱某字贊甫郡學生子男一即寧一縣學生今贈文林郎娶於尤今封太孺人女一

適郡學生華瑞錫孫男二長永吉南京禮部儀制司
主事娶華氏封孺人次永嘉郡諸生娶顧氏曾孫男
某某余既撮狀爲誌復系以銘銘曰儀部作祖儀部
代興誰當中衰悴不忍聽父其子兮笄永素子其孫
兮夜常醒蓋不數孟母之杼未絕韋氏之經原其始
要其成不有悴者其何以榮

義官繼菴薛公暨配張孺人墓誌銘

公諱可大其先有諱斌者自小興州內徙家於新安
之馬鋪村斌生景元景元生銘爲諸生配太宰郭公

璡女避水患遷城中生三子思茂思盛思孝盛生琳
琳生延齡爲諸生配馬氏生四子長克仁次克義次
可教公其季也少受學朱先生以慧稱劉參藩兌尙
在諸生中見而器之引同筆硯當是時公亦自奮謂
靑雲可自致未幾有父之喪諸兄析箸生計大詘公
受室增廣生張來麟女家徒壁立學遂廢張君故貧
猶能念公攜綿二斤驅小豚二至公鬻豚得錢九百
綿則付孺人手夫耕婦織艱苦備嘗竟用是以存活
而家亦駸駸盛乃甫能自給輒好施予安州人有罪

赴寮以其十五歲女當錢八百公曰女可當乎與之錢而還其女其人泣謝請立償券公促之去曰併不必言爾名將年三十耳兄子庠生桂老而無嗣良玉死而其子不能葬相頗有幹局而苦無母錢公葬良玉使桂依己居而貸相金使收其息以養親聞者感動旣而相子登仕邑大夫使主藏上官侵金三百以責登仕公貸爲償出登仕於獄微公登仕有死所乎此猶有可勉者曰親張應奎等不啻疎矣各貸百金許爲出息併耗其本不聞一語責之償也復有張時

誦者貸金三百掣鹽儎公別舍誦死其貸不可問又
欠商價四百九十金商且問價於誦之子公曰鹽非
吾事店實吾舍願代爲償商殊不意未敢受公固與
之署教張印東文䡅赴試卒京邸張籍晉州距新安
四百里不能歸公任其事併其器物送之往還凡三
費皆自辦使施而望報冷灰當入誰念哉蓋公少懷
濟世業以貧廢而卒能借治生之術以行其意命伯
子艮棟習吏事仲艮材叔艮標俱以茂才入成均從
天下士遊而自以行義好施爲優游卒歲之計乙卯

大旱盡出積粟減價糶之復捐五十石為賑一方以安遂餉勸借首以三十金二縣為衆人倡按部使者爭表其閭邑大夫禮以大賓遜謝弗獲已勉為一至張孺人既同公貧苦復佐公施予先公二年卒公不再娶丁卯四月偶覺疾即治後事沐浴而逝叔子標以絹拭其面如沈香味眷屬共聞之亦異矣江村漁隱曰吾按薛公之能治生而欲於賜不受命另轉一解也純如儒者之成說則家無擔石便為載道之器而宇宙在手盡屬躍冶之金薛公之業蘇季子所慕

負郭二頃不啻十倍之而其源自錢九百綿二斤始
天下事固在人為命而以受為受公雖至今貧可也
然薛公之業而托始若此其為生亦難矣陶朱公有
言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以公之托始豈猶不知財
所從來者何輕去之若是且施不望報已矣至於受
德之人反以怨報其心能無少冷聞公一日有張於
庭者突至前言不可辨引公傾跌葢盜公葉為守者
所覺故先發制之而庭固公代償鹽價張時誦子也
邑大夫治庭如律公復請寬之嗚呼賢者固未易測

哉德量如公食報未盡孫曾林立蘭茁其芽藎方興
未艾云長棟任山東巡簡娶鄉耆李子實女再娶禮
部儒士王養中女長材娶文思院副使鄭藻女俱先
公卒長標娶鄉耆劉楠女再娶壽官單緒女女三長
適廩生張純儒次適儒士劉士熣又次適生員單鑽
孫四文炳候選主簿娶生員孫灼女棟子文曄娶太
學生田茂盛女文煃聘舉人陳諤言女材子文英娶
容城縣生員孫奇儒女標子孫女三一適安肅縣生
員田見龍子田由一適生員田奎光一適生員王宗

禮子王珍餘未字曾孫一思德曾孫女五一許廩生仇振香子一許廩生高旻子餘尚幼公生以嘉靖甲寅五月二十七日卒於天啓七年四月十九日張孺人生以嘉靖癸丑七月二十三日卒於天啓五年正月初九日塋在城西北一里許余既志之復系以銘銘曰廢學而農積約而豐偕牛衣爲老友成市義之薛公惡得藏拙於受命而貌附乎屢空

中憲大夫四川重慶府知府時菴張公暨配侯

宜人墓表

此時菴張公與侯宜人之所藏曹少宰真子誌其幽
厥嗣茂才起滄千里命余表其陽余於公神交也嘗
反覆其事而特論其大者公大造容在清詭計之賦
其大造滄在爭竈民之差蓋以莊定賦積而歸總地
有賣買賦無推收善詭者無所容而民有均徭兼有
里甲竈以產鹽故祇有均徭奈何復移且竈兩倍民
歸誰受之清賦事屬創爭差事屬守微公容何自貽
無窮利滄且開無窮害矣然守而以爭力難於創鹽
使者業惑志於前運長非後運長之言不幾以一官

博乎哉迨守重慶安居尹賢而不快於當路鄷都壁山奉職無狀而均能挾貴人牘既而不快當路者竟畱挾貴人牘者竟去公之侃侃大節不可奪固如此善論大者兼論其小天下事固有數人可辦而每擾千萬人一日可了而動淹歲月兩言可決而葛藤至於沸脣如大木過滄徵木必漸來夫可漸覓之一語擾可言乎牧馬草場三十年待題之案非公終成停閣爾復有相因極久而極無謂者枯柳變價何必費五百里之運刷卷搜奸何必以小疵滋駁復至有正

嘉以來之疑牘與夫府屬傳銀何必解府發驛往來之不憚煩種種無謂賠耗物力而敝人之精氣得公而枯價就彼變傳銀就近供故卷三百一日而銷二百五十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豈小補哉議公者謂太察或又謂持法過嚴此誠有之然世既有解屯銀不銷批者收屯鍰不繳詳者冒支米二百石以上者以及挾訪驕人氣加士大夫者掌案監司役縣倅爲漁獵者非公孰與破重陰而提陽氣爲人心一大罨乎公持奸人既急又拙於逢上飛語時起而無能一

語點公操者蓋容之徵糧大戸自收即令自解容之
新學宮士夫各捐貲即各任事重慶浮梁浮屠之建
亦用前法主省視不主出納心迹固自較然而容城
不於公費外復科里甲重慶不於柴馬銀外復入門
皂之直此固相因故事他人之為清吏者亦所不辭
也至於御滄商五百金之例餽捕私鹽發批驗所給
商納價而革變賣之鋪戸領冰藥者不獨貫入矣昔
武惠之言曰好官不過多得錢公不愛錢故不愛官
不愛官人遂不得以官難我公以重慶罷而公之自

分罷者則自容已然朱直指語業求多觀察進表則就其語而反之西池賈公力爭於計吏之堂而得不罷陷陽城者以餽女誣滄守杜石王君特疏辨之而得不罷丙戌之計已有出袖中揭者東光馬君謂揭孰與考覈而得不罷葢范玦屢示卽有兩持之項劍而爲公項伯者初非得於安排憐才好德人固有心哉卽重慶之役賭臺唐君賞以多故借才除書下出餞於郊簪紳驚傳非世法所有公受事卽爲軍興計徵稅以米代銀不一瞬而坐收數十萬餉師之麾下

噪公方食吐哺出諭以生路衆惟命乃密與帥捕倡
亂者斬之遂定當是時多公之能應變嘆主選者之
知人爲行閒討蚤復能應卒也兵事方始不專其事
任而以何邦卿事罷之當日事未易言也邦卿既死
重慶無恙故以與爲罪向使重慶危邦卿無恙不與
獨不爲罪耶李太史本寧謂將取故與兵法所不廢
論久當自定知言哉公既罷里居嗜學不輟時以義
舉爲邑人士倡修學賑荒恤保安令之遺孤俱以百
金而朱郡守與陳明時既中含沙賴公得白人謂重

慶爭三尹去留風采猶在也公所著思艱錄夜獨草
靜觀堂頌其所自得深矣俟宜人乃業師庠師代具
儀以聘者公之冰蘗人以為苦宜人獨安之値公持
法時以誹疑惟輕之語進合而有助無慚公之配哉
余生也晚未識公面從父老稱說想像滿堂之生氣
會代容人追寫去思故自負於神交而特表其大者
如此其世系履歷則已具曹少宰誌及李太史傳中

沭陽縣知縣泰宇孫公行略

公諱重捷字聯芳別號泰宇徐州公三子長重振次

重揚公其季也幼有慧質未弱冠卽指掌千古及昭
代典故識者覘其遠志每試輒冠諸生名嶽嶽起已
而屢困鎩闡人代爲侘傺而公無幾微見積學不輟
乃以丁酉薦鄉用有階益自發舒是時公長子可甲
已露頭角公自課課子深居簡出下㮣篝燈丙夜猶
熒熒也遠近親識居恆稱人倫之盛必推公父子隱
然爲一方重可甲復舉於己酉鄉邦尸賀三酉堂不
啻膾炙蓋徐州公之領鄉書亦以前己酉云庚戌公
父子俱上春官見者聞者指爲威鳳摯雛名動京師

而可甲一夕暴亡公自是於邑不自得歸嬰危疾稍
閒癸丑謁選得沭陽任未幾疾復作卒於官余知公
久悉其行事服其德器公素性嚴重非人不友頗得
餙貴聲而持守典刑不失尺寸物望都焉丁內外艱
杜門讀禮稻錦不御伯兄病侍榻前晝夜不解帶人
皆感嘆子姓蕃殖不無參差得公一言人人意消終
公之世無扞罔者當時亦不自覺今且動事後之思
矣同邑陳公可成任宜陽歿而無嗣室人不給朝夕
孫公奇逢方議爲立嗣而苦於難合公力贊之捐貲

以從其事遂成邑有橫璫與同袍某相搆當事者爲
公舊知而人以公先有小嫌意其難之公毅然曰袁
絲變色李膺抽戸此其時也何問其它爲之周旋不
遺餘力是豈可以淺深測哉公方盛時稱天下事未
可量蓋揣摩簡練已得要領時爲親知借箸無遺筴
邑中制作多出公手蓋邑令重其爲人往往就公決
大疑又以公不私謁無從借手報也頗抱平原之憾
矣據公之遠志績學若天有意者使竟其所長當非
小補乃困至中年猶未脫諸生卽牛刀小試而猶鍪

之速天可問哉沭陽席未煖病遂不起然聞公始至
淮安守詹郎以查鹽務命公力辭之素操亦見一班
矣公生於嘉靖三十八年二月二日卒於萬歷四十
三年正月十三日配何氏雄縣何御史某女先公一
年生後公一年卒長男可甲己酉舉人娶新安管憲
副學畏女嗣孫紹宗次男可第庠生娶商河知縣杜
濯女又次可登俱早夭無嗣長女適雄縣王孝廉夢
桂男庠生王孫嫩次女適新安縣選貢甯公攀龍男
元弼其先世系載在徐州公誌中

孝廉孫對楓行略

君諱可甲字對楓沭陽公長男生而穎異童子時下筆千言觀者碎易十四遊庠十七食廩二十五舉孝廉君好學得之天性從沭陽公扃戸理業燈火雞窗無論寒暑非出就試罕見其面每試無不第一者同儕心折即背面無異辭而君自視欲然緐是心折君者不獨以文辭也君既以世家子負重名德量春温風格玉立覘君之出者無不羣然迫就欲接一言己酉舉主爲桂公詔龍桂公愛君甚於廣坐中遍贊賓

客當是時卽皮相者亦期以公輔乃未入闈以暴疾逝嗚呼天哉瀰留之先沭陽公夢登山頂有精舍供帳甚都微聞欲以招君者猶憶壁有銘文曰瞻依徒切覺而語君君意不懌不數日卒妖夢踐耶然君童時未及就塾師其師夢部郎投謁心異之詰旦而沭陽公以君至師大喜告以夢爲後日券何獨不踐也君以萬歷十三年九月十七日生以三十八年二月二日卒得年二十六歲配管氏新安縣管寀女嗣子紹宗

鹿忠節公集卷十目錄

議

鹿忠節公集卷十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

粤東鹽法議

國家餉邊取諸鹽利今太倉若掃矣持籌者仰屋而歎求其濟於同舟意至切也以粤東與兩淮相提而論產鹽行鹽地頗相如解京餉邊課甚懸絕據鹽法道僉事李樸鹽政考稱文該司核不均之故意必極力查刷多方措處別有良籌以匡不逮乃來文洋洋灑灑幾千萬言或據開銷於公移或諉事權於他省

自解則誠得矣共濟其謂何哉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虛心而酌之夫鹽考所載解京項下四萬三千九百二十九兩而今每歲解京僅二萬零零文謂鹽考原非常數三十九年引目多折溢額三萬李僉事遂包此溢羨而言之以前以後俱無此數誠若此言是引之疏滯專聽於各商餉之盈縮特任其偶值也朝廷又何必設官何必懸法哉據李僉事十七禁十六議每以課餉之充自詡爲稽考之效卽按院軍門亦批鹽餉溢額該道精核之功其非偶值明矣且未溢

以前積習猶莫諫也既溢以後勝著不可追乎使用法者不厭爲已陳之芻狗則溢餉者豈遂爲空谷之足音不此之究瑟瑟焉援前據後辯此年之非定數而條引考中自註之語以爲務恐非通論矣不寧惟是李僉事既以解監之數與解司轉解京之數開列於前及其自爲酌定除恩詔蠲免外較數歲之中以九萬爲率六萬四千七百四十兩解監二萬五千二百六十兩解司且云時詘不必取盈時溢請詳另貯該司所得意爲有據之定案者此也抑知其爲當日

苦心之微詞乎李僉事竭忠體國固甘己身之怨勞而留餘忌盡不無難爲後繼之慮焉此固易明也且李僉事作考時尚未知太倉縣罄邊軍枵腹之極故運機布算爲粵東計未暇爲太倉計耳使知國事至此必更出確議以佐公家豈肯留此微詞以滋藉口耶故就李僉事已行之法而實修之歲不難於溢三萬也更就李僉事未盡之意而推廣之歲又不止於溢三萬也李僉事其顯者也提舉吳邦楨不知其服官何狀去官何因獨念其復部文以八議與鹽政考

相發明焉以羽輕之職鄙肉食之謀耳目旣眞區畫可據卽用人者或有限年之格而用言者豈可以人廢乎本部合併鹽考而折衷之將大措手於粵東矣蓋粵東鹽不爲不多地不爲不廣豈其行引僅登六萬特患有鹽而未必盡以引行豈其餉邊僅於二萬特患有餉而未必盡爲國用卽就來文所抳臆而談者一則本宅之私票聯檣揚帆莫可誰何一則貴郎之攫金截多作少掩有爲無夫私販如此官鹽安在小吏如此大吏安在果稍一盤詰必致反噬必不爲

王民然後可果弄鬼搬神莫能端倪必不受統屬然後可天下寧有此世界有此事體乎故導利者鹽也行鹽者法也有法則客商不苦官爲虐有法則客商不敢自爲奸有法則鹽盡歸引餉盡歸公源潔流清奸人不敢侮而動故欲求鹽利唯議用法十七禁十六議李僉事已試而效者所當盡一守之其未竟之緒與吳提舉八議次第舉行歲增課餉數十萬不難也吁嗟邊疆多警年例欠虛圻衡內地水旱盜賊相尋而起念則壞惟正之供且多拖欠嘆東省異常之

變敢問催科徘徊展轉求所以補歲額而濟邊儲唯是地不愛寶天不能災之鹽利有可講者而該司繁稱多說極口苦辯萬不肯佐太倉一籌詳其大意不過恐爲粵東加餉耳寧思鑄山煑海原利國之資踐土食毛共急公之誼國之初盛軍興甚簡藏富於民後因多故稅餉溶加不獨一粵東也卽如兩淮初額不過數萬次第增加至六十萬遂以所加著爲定額今欲分毫減之豈可得乎粵東亦王土而獨以爲不可加何也且使加課而强以所不能則絕流之漁中

智能辦今粵東自有大美特經理無人使利不歸上亦不歸下徒入奸人手爲可惜耳故等鹽也別省餉有定額粵東獨稱無定旣以無定者藏奸別省有定然游加之餘又郎以多者爲定毫不可減粵東無定然溢額之時復援少者爲定毫不肯增是又以有定者背公亦不可解之極矣故本部今日爲粵東計兼爲太倉計不敢鑿空論事憑臆決機唯考規條於祖制按建白於前人反覆李僉事之考而參伍以吳提舉之議更定鹽法增加引餉與粵東曠然更始革勿

鬻也議款十四大約就事勢所久偏枯者爲之調劑人情所久鬱塞者爲之疏導化私成公因利爲利補歲額而佐邊儲抑在斯乎

一曰行部引

鹽以引行國有定制粤東請引六年一次往牒可憑也今乃專奉軍門號票恬不爲怪其以爲非鹽政長法者僅吳提舉一人耳卽來文據萬歷二十一年陳軍門發票式憲牌謂其時與部引並行未嘗偏廢又稱三十年差官請引侵費悞事續請未至權用號票

此尤不可訓矣夫引不足則引可增引易盡則請可豫票非所以為法而權非所以為名也票引並行且不可矧專行乎就後先相委之詞按上下相蒙之故請引何遂至將脫絕之時遣官何偏逢不的當之手因差就錯卽權為經粵東不利行引之意可得於言外矣夫行鹽以引則權無二門今公然用票是以外臣而更祖制也且權既倒持則利必瓜分夥然專擅是又以旁落而開濫觴也票之數果止如引數而票之奉果盡出軍門耶司農不得與其權何所執以核

其餉也夫廢閣既有繇來因循易於借口以不能問
不欲問之情而遂成不可問無從問之勢此國家何
等時而利柄不收容其旁落哉亟宜遵照祖制查通
省應給引若干今加引若干先時請引照引行鹽一
向號票悉爲停止使祖制得復稅餉有可憑而問焉
此粵東今日急務也夫人情當其久據而偶收之必
有矍然不自快者然何敢以常情待當世之賢豪乎

一曰嚴考成

鹽不行引則私難究詰引不考成則官無激勸粵東

之覩引若贅其覩行引若戲無引固不以請引爲急也即有引何嘗以銷引爲重耶拆引聽各商之多寡遺引任各埠之停壓汎汎悠悠是何政體也且每歲各場所產之鹽政足供各處行鹽之地而每歲應折之引政足掣每歲當行之鹽就鹽而取息商之利也而就引以責餉則國之利也今引無考成則甲可以影乙猶可以眼鼠商且行不盡有引之鹽而與官爲市官且利不必盡行之引而以國爲市矣粤東之病政在鹽多引少柰何反有遺引耶即來文所稱南雄

引歲約二萬道三十三年縮至一萬二千道或出該
司當年官吏隱蔽爲奸然已不可追詰不知本部非
諉旣往也以追將來耳及今不蚤爲計恐後之視今
猶今之視昔矣欲振積習宜定成規將發到引目類
至三年載入考成事例通計引目無遺課餉充足卽
將本司印官定爲上考如有遺引欠餉查照分數參
罰庶部引隨到隨發永無寢閣之弊而後來任事者
益知勸勉矣故行部引卽當嚴考成同條而共貫者
不然且與不行等耳

一曰重京解

宇內鹽司除邊中鹽糧外仍徵餉濟邊京師天下根本西北戰士苛戈計臣握算即東西南北總爲一體而獨重者自有在焉故解京歲額或有不足聞有搜索別貯以補京解者未有顛倒重輕反以京解成借支如粵東者也鹽考所載解京解監與存留京餉既各有名項而來文十年開解之數解監定數歲必取足解京則多寡任之耳何輕至此也且三十九年以前解京者開稱儘數三十九年溢餉三萬又以所溢

者湊支兵食而還倣未溢以前之數解京三年之間少解四萬又何輕至此也且所稱存留充餉諸項每不完解而那借解京者以爲補湊即來文亦自謂廣濟橋解司額項每年四千而七年以來解不及半且并該府額編兵餉共逋至七萬有奇夫寬其存留之逋補以解京之項又何輕至此也粤東故事大概以京解爲迂緩不切之事相沿既久牢不可破夫使太倉猶二十年前之太倉或可姑置嶺徼之利於度外今太倉匱乏不敵一富人之屋倘可任其輕忽而不

之問耶故今日之事反其輕者而使之重則解京之額寧議增毋議減郎地方有難已之費亦當別求措處斷不可移京項以塡逋案也破積習而重本計請自今始矣

查會計錄隆慶二年御史王同道題該省用兵乞將應解戶部鹽課引紙等銀共七萬三千四十九兩留爲征調官兵糧食之用尙書馬森覆疏已稱該省鹽課引目四五年間並不差官赴南京戶部補刷宜就彼淸理官引鹽引設法疏通至於橋稅尤嚴加察稅

必歸公則軍餉可充以後應解錢糧再不得援例請

留以誤邊餉是言也固行部引之明條而尤重京解

之公案也

一曰設運司

浙福山東等省餉數不加於粤東皆設鹽運使司而

粤東止設提舉復革其在海北者所管鹽場改歸府

佐郎見存提舉徵收課銀止東莞歸德靖康香山四

場而餘不與焉及課餉解遲部文查催又咎在廣東

提舉天下寧有事權未付而責望可行者耶今之提

舉祇各府道之牛馬走耳無論難於分外望其有借箸之功亦不敢於分中保其有掣瓶之守勢使然也故欲重彈壓須隆體統粵東長計亟宜改提舉爲運司更定官僚以理鹽政再設運副分司北海又虎頭門暨潮州俱屬要地各設通判以專盤驗如鹽船至所管河下免商截角引目俱仍赴運司投銷其首領經歷知事緝巡省城河下私鹽幷烙船秤務差委其各府州縣場竈每年額編課銀及水客軍餉餘鹽銀兩盡付運司投納轉行解部外移文申報兩院並布

政司鹽法道查考其各場每年有無拖欠數目歲終
亦要揭報運司以憑查參施行則體貌崇而事權重
責成可以展布綜理易於精嚴鹽政更新國計其有
賴乎至於衙門人役廣東見在者可以頂充海北舊
有者可以重補斟酌變通存乎人耳即添設運判二
員經歷一員均於鹽政有裨建造衙門募充人役或
取諸鹽司之積羨或派諸通省之田糧費少而益多
亮智者所無難也所患者局面驟更事權頓異舉布
政司所獨擅者而一旦釋之儻非奉公之純臣必起

阻撓之異議然共圖國事敢問私情是所望於同志爾

一曰更任職

運司既設則任職可議矣蓋鹽實利藪而國用藉之其所係何重而可輕付人手耶利能昏智脫之實難財不苟得談何容易非得天下名流而任之孰能絕飲盜泉垂芳淸白爲國家裕度支者粤東之以提舉治也正以課希其以貲郎鬻也明以利市夫旣朝市官矣而欲官勿市商且以限年之格窮之借令卜式

輸邊僅博一長沙太傅名無復之轉而逐利人情乎

曾提舉有激乎其言之李僉事亟取其說謂賢科久

任庶其少瘳而以例從中制機處旁撓付之浩嘆也

吁嗟鹽何等事治鹽何等官而任用若此我不敢以

刮目待彼只得以不肖應狠藉彰聞祇供黜幽者塡

案之數國家能受其弊乎夫各路鈔關稅能幾何猶

必董以部屬獨於鹽場付之銅臭即各運司間用正

途卒旣破之甑耳其得失之數於貲郎相去能以寸

哉故爲今之計亟宜委任賢科尤必推擇民譽予以

得爲之權待以不次之賞使耳目改觀心志異向曩所鄙以爲穢途者一旦而變爲要地則宇內利權盡歸公帑又何憂邊餉哉然此寧獨爲粵東言也

一曰復淮課

江右三府改食廣鹽當認淮課此事理之明白直截不費解說者也而徒懸談柄久未堅決一行查催便相推諉如來文所云私鹽透漏橫作阻撓淮賈覬覦險行攙奪是徒以隔省爲脫卸之門竟使盈廷成道旁之室然無足怪也蓋行鹽以法行法以權粵東鹽

司官止於提舉彼上不能自通於本部下不能自列於諸司省以內且不敢槪問何論隔省哉積輕勢使然也今旣議設運司矣職掌所轄通行遠近江西三府總歸掌握其相臨有體其自運有權申明前議加廣引抵淮課固不求多於淮之舊額亦不容仍夫廣之漏卮參伍而行畫一而守敢不奉法者以三尺從事則數年之策決於一時而數萬之餉增於今日矣

一曰通海北

粵東提舉司有二一在廣州屬十二場一在海北屬

十四場廣州屬場除每年輸課外仍通商於本省江
楚地方共一十八府州縣引行六萬餉踰七萬各處
抽收不下數萬潮商橋餉復二萬四千有奇獨海北
一十四場止辦歲課四千五百零而已高雷瓊十場
自煎自賣無客商餉是可怪也廉州四場雖聽客商
行鹽然又與省城不同爲客爲商總是一人票各以
二百五十爲率餉共衹三百七十有零還貯該府備
給兵食是又可笑也夫商引既不通行場課又復無
幾提舉遂爲冗員裁之誠是也寧知天下之患莫大

乎不均求均之法莫大乎補偏偏之不補而更議裁
不均者豈不益重其不均乎引不行則商不通商不
通則鹽不能貴賣而竈戸因以日困國課因以日詘
故致有斗米易鹽可五六斗者且有終歲停積視之
若棄者此吳提舉之所爲扼腕也夫鹽固利資也有
以通之居行雙得其益無以通之上下兩受其傷矧
官不通方而民或躍冶徒使天地之大美無聊而歸
於私竇國家不收毫忽之用亦不可解之極矣即瓊
懸海外似難通商而幅幀遼濶生齒繁多又私販通

黎取利較重本地豈無商販可通乎高廉二郡陸抵西粵水達閩海無論私鹽弊竇多難枚舉即今四路商販歲不乏人如高鹽過化州梅菉廉鹽過陸川博白俱有私稅此猶歷歷在人耳目者也雷州雖云瘠薄之區人民稠疊商客往來遂溪所屬二場府州縣分并市鎮地方何難立埠行引耶合無查照廣州府屬事例於四府各州縣立埠召商給引行鹽瓊可二萬道高一萬道廉六千道雷四千道每歲每埠輸納正餉引目紙價若干兩預赴該府管糧官或海防官

秤納方許買鹽酌價拆賣其餘肩挑小販如今日私鹽積弊盡行禁革不許賤賣以妨官鹽如此行之竈民得資通商之利以供國課太倉又藉通商之利以濟邊儲一舉兩得何憚不爲也夫海北額課不過數千提舉之設意或有爲自經裁革屬之府佐視事者喜於因循諉於疲敝孰肯爲太倉計乎來文乃謂高雷廉瓊地僻民稀亦未之深察耳

一曰增埠引

粵東本司所轄鹽埠五十有六各商例應預餉上下

挨次頂替今據吳提舉所稱爭承之狀可掬也告承
至五七年或十數年久踞而不忍舍甚至前承者未
及屆期而後承者復行告奪夫商惟利是視者也使
其無利即强之而不肯赴使其有利而無餘即赴焉
而未必爭惟是行鹽各埠地方多有富實戶口每有
蕃盛各商唾手銷鹽之易遂拊心得引之難此攙彼
奪固其所也吳提舉謂大都以引有限而利無窮非
破的之論耶夫爭固非下所宜有也而善經國者政
欲得人情所共爭之處而操其用故法不勞而令易

行賦驟加而人反喜爲今日計與其以可居之貨分厭商心而不足毋寧以可增之引合裨國計而有餘情狀既不難知規條可以義起合無每年每埠除照原給引目外倍爲增添加餉解部其有地廣人稠堪以增埠幷散拆引目去處不妨商人告加此酌地之利順人之情因其勢而利導之其於太倉豈爲小補耶

一曰絕西運

查鹽政考東粵左襟汀漳右控梧桂負荆楚而面滇

潮鹽四通其間潮有隆井招收小江惠有淡水石橋之饒其鹽爲靑生潮商繇廣濟橋散入三河轉達閩之汀州爲東界水商運惠潮之鹽貿於廣州聽商轉賣一自南雄度嶺至南贑以達於吉安爲北界一自梧入桂至全州以達衡永爲西界而遞轉於北一自韶州至樂昌平石村徑達於楚之郴州宜章一自連州至星子白牛橋徑達於衡之藍山臨武爲北界而迤延於西向來通行無礙自官運與於是西省專衡永之利而禁韶鹽不得踰平石連鹽不得踰白牛東

人虧餉楚人艱食於是衡州之民思復連韶之引額便於楚併便於粵此斷宜通也李僉事之議曰衡居楚東徼與粵爲隣隔連韶僅數十里其去西省殆千里而遥買食西鹽每斤價至四分固出告者之口第稽之粵西鹽政考亦有謂衡永鹽每斤動至價銀三分內外其說不誣而西文所稱不過七八釐與連韶相等埒殆不其然也西貴東平似無庸問貴而不致罷市亦未足問惟是官運派於衡者一萬八千三十七包商鹽配搭如數卽使盡以食衡郴十五州縣戶

口計且未給剡歷至灌永寶擴賣過半如疏中所云其能濟乎誠計及於民之艱食則東引當復也引復而或妨於西運亦未易言查每運該鹽七萬二千餘包分爲三起完於週歲壟斷貪夫習爲奸利䂓大其船可容七八百包止派官鹽二百五六十包每起百船或百十餘船啓行之日莫不滿載其所夾帶如三十七運頭起九十九萬二千有奇總以一運私鹽殆三百萬斤不啻而漏盤者不與焉此非消受於至灌永寶之間而何故西省按院近日題將運船改小意

正在此倘禁絕私販而以衡額攤於全灌永寶尚未
敷也何地僻民稀之足慮即以餉利計衡之一股合
官商兩項錙銖而算自東至西約一萬三千餘兩額
納於西省梧平桂三府者止該萬餘兩此在西粤鹽
政抄班班可考若復衡引六千道納充西餉七千二
百兩較數僅少二千有奇第逋額仍舊而歲餉加增
是西人拱手而受七千金之贏也況官運鹽利數約
二萬跂望於兩歲之閒而不足衡民認餉不下七千
額坐於一年之內而有餘爲粤西計者何靳而不爲

仍議令諸商先期納餉必完於上年冬始准折下年
之引計此引衡人求之數十年而後得必無不繼之
餉省議部覆又非無名之供而西文乃曰恐資笑柄
慮益過矣然是非李僉事之言萬歷八年督臣劉堯
誨請開復韶連二路已先言之矣堯誨之疏具在議
韶每年折引七千連每年折引八千其西省官運商
引並聽通行及奉旨下部咨行兩省覆議堯誨復有
請罷官運仍舊歸商之議即訟聚盈廷議成中止而
鑿鑿石畫迄今論鹽政者猶亟採焉葢國家二百年

來凡事干軍國如鹽屯茶馬之政犂勒爲畫一故法例得以通行於邊腹而凡小大之臣及軍民商賈皆有所持循以奉國亦旣久且便矣奈何廣西一路行鹽獨爲一法而使律例不得通行也以爲有利耶巡撫殷正茂初議官運每年定爲三運每運該鹽二千五百引每引該鹽一千七百五十斤計三運除原本餉價及人船轉輸之費外每運實取息一萬四千三百七十八兩每年則該利銀四萬三千一百二十四兩卽使鹽壅賤售亦不下二萬五千餘兩富矣哉行

之十年計該三十運而獲利該四十三萬一千三百金也乃廣西八寨舉事彼時總計司庫鹽利止五萬餘金至於減去梧鎮軍門額餉及廣東提舉司引價十年之閒何啻十一二萬金而猶以爲有利耶蓋原議每年三運今縮至一運在廣西則明減去鹽五千引在廣東則革連州額鹽五千餘引韶州四千餘引每引納正餉銀九錢引價銀一錢其餘各處綱堂牙利船頭等項共計之不下銀二三分凡此皆以官運而後失之也然此特以失利言之也至於所謂運數

短縮者豈眞每歲不能三運將使前人過算耶三運
之實鹽其幷之一運者數或不盡減但不得盡爲官
鹽而止以一運償息耳所以然者官運之法惟計運
以責息納餉之例乃照引而徵錢故使一年而三運
則當償三運之息而納三運之引餉使一年而一運
則亦止償一運之息而納一運之引餉耳是以官運
日縮餉額日虧徒侵商利而無益於公儲也豈非立
法者有以使之然耶或以爲梧州旣設官開廠以司
掣驗又安得私鹽如此甚行耶而不知自有官運以

來其抽盤掣摯之法所得行者惟左右兩江商鹽耳若官鹽安敢行法蓋其所運者軍門餉鹽也出納屬之藩司領運專於提舉而委官掣驗不過梧州一府佐固屬官之微者每聞官鹽船至則謹守橋關以防他盜使盤博完善船行不留則欣然而喜又安敢問其船之輕重耶故大明律有監臨勢要不許中鹽買引以侵奪民利之條豈非預有見於此至於條例所禁內外勢要官豪開名占窩轉賣取利與夫巡捕官乘機興販私鹽至二千斤以上俱問發者此法皆不

得行於廣西矣然使其興販出自二提舉與押運通判猶可言也蓋一司府官竊有所與聞而於國體得無少損耶今爲廣西計者以爲一旦無鹽利古田必不可保廣西必復亂此亦危言以恐動當事者而成其私也前者田州岑猛之亂與夫斷藤峽之役其聲勢十倍古田及其既平也則散軍罷餉未聞別生財利以爲兵端者乃今於古田而過計如此耶大率論天下事當以天下之見論之兩廣自藩省言則有東西之分其實皆吾土也公帑之積皆吾財也廣西司

庫向無厚儲每一舉事俱仰給於東人卽今梧鎭歲發銀七萬五千餘兩以餉西師分毫皆廣東民力也使官運果利而鹽之產於廣東者亦當使廣東在官行之於以寬息東人可也廣西既坐食其常供矣安得又專利以妨其正課耶況梧鎭歲入額餉十一萬金皆爲廣西計其貯之梧州者與貯之桂林一耳故使梧鎭之額餉有餘而廣西誰與不足耶且今古田既平止添募士兵四百名歲餉不過三四千金梧鎭軍門以廣西既通官鹽每歲該發桂林餉銀一萬六

千七百餘兩於中損其六千七百兩而討廣西一運所獲之利亦略相當雖有贏餘勢難久積繇此言之則廣西之官鹽將無濟於善後即使罷官鹽而復商運未必其後即因之不善也在昔宏治正德間廣西靖江王府以該府戶口食鹽每歲差官校往廣東收買因而挾帶私鹽獲利該原任廣東布政尚書吳廷舉建言以為王府運鹽非法簡會大明律例比議題革至隆慶末年因廣西議行官鹽該府長史司亦求復自運彼時兩廣軍門再申前例而駁止之止之是

也第於所謂監臨勢要官豪者恐不專言各王府也
況食租衣稅之吏而使之坐市列肆販物求利豈所
以爲名耶此廣西鹽課當從舊法商運爲便誠哉乎
國家公平久大之道所以示人垂訓者不但有關於
鹽課耳是議也人方拭目以待新猷復因煩言終於
報罷自十一年而後因陋承訛孰發大難之端者詎
意吳提舉有慨於中訟言西運之當絕也夫李僉事
議復衡引六千與官運並行猶不能屈譏愿而閉其
口剏欲盡絕西運以復舊法不幾於移江河而行之

山乎竊聞西省所利不獨為餉豪商奸吏乘而窟穴其閒遂致牢不可拔巡按王以寧之拊心太息以為不敢深言也天下事乃至此耶夫楚民即粵民西餉即東餉自可直以有餘於東者補西之不足何必曲以少補於西者貽東之大傷西運不絕東事終不可為也亟宜每歲在於本司議徵餉銀協解西粵以抵西運鹽利二萬之數內除去水脚引紙牙稅滴珠包藤等費每年實徵解銀一萬五千兩協濟西粵兵餉請乞題准仍移文西省將木馬船隻並差官解運一

概停止彼省戸口食鹽悉聽商人承引買鹽至彼發賣以達楚之永寶等處則每歲溢出引餉何啻數萬耶在西省不費不勞拱手享自然之利在東省引增餉益大裨邊儲而郴衡居民又何至閉關萬里以艱食耶九閽也計莫便此圖之以丞爾

一曰均菉餉

廣濟橋以上路通長樂興寧程鄉等縣及福汀等處名曰橋鹽餉銀二萬一千四百九兩五錢六分自橋以下路通海陽潮陽揭陽饒平普寧澄海惠來七縣

另立經紀行鹽名曰菜鹽縣有定餉鹽無定數銀二千九十八兩李僉事查訪利弊據海揭二縣會議稱商鹽論斤配餉菜鹽論縣配餉商鹽每萬斤餉銀六兩六錢五分菜鹽每萬斤餉銀未及二錢貴賤懸殊私販難禦管橋官亦稱海陽縣城內則爲菜鹽城外則爲商鹽橋下則爲菜鹽橋上則爲商鹽咫尺之間鹽價迥異縱斧鉞在前難免侵越而揭陽縣河婆湯坑路通程鄉長樂雖募兵把守日計私鹽數萬故嘗按鹽政考而嘆不均之課有同世而天淵者粤東與

兩淮也有同省而天淵者廣東與海北也有同地而天淵者橋鹽與菜鹽也不均之形有目共見而遞相坐視不一措手徒鰓鰓焉憂私販之難禦何也鹽之大患莫過於私而今廹以不得不私之勢授以必不可禁之形使狠戾之鹽徒入奸槖而國與商兩受其困猶謂國有人乎合無如李僉事之議革去七縣經紀歸併橋商認餉行鹽照埠給引橋上橋下俱爲一體論斤論餉不使異同則增餉何難鉅萬而私販不革自無矣

一曰索積貯

部文索司積貯該司謂各項俱無餘剩可以那解獨稱連州稅餉有五千餘兩西運扣納引牙等銀剩可六百餘兩是足爲太倉一助然不特此也鹽政考所載李僉事三十九年另貯溢餉二萬一千一百零四兩七錢一釐七毫在布政司庫中尚未動支又查變賣沒官價贖共一千七百八十八兩五錢三分四釐二毫其餘各府繳到循環共銀三百七兩六錢五分四釐二毫乃係本道議詳奉行積出之數此外多方

搜查如往揚商人投縣盤割追納價餉共銀八百二十五兩九錢五分九釐一毫又水客商人告爭秤頭加斤補餉銀二百三十三兩二錢零一釐二毫又海晏竈民告復原餉每年三十六兩總而合之五項共該得銀三千一百六十五兩三錢四分八釐七毫各衙門盡數支出解司類貯預備兵需又以各項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自後仍當二季一次查解有味乎李僉事之言曰民間之懸磬已難誅求而官帑之漏卮茫無查刷其著爲成說以杜隱沒也夫當利之散漫

固在有心計者嚴清理而立之防及利之歸公尤在識時務者酌緩急而善其用按各項積貯原備兵需而今日兵需有急於西北者乎在粵東尙爲備用在西北則爲急缺矧東省變異歲失額二百餘萬矣楊腹莫應脫巾庚闘持籌之吏勢急情迫亦既大聲而疾呼牽士之臣毀私紓公無不首擊而尾應粵東獨佯若不聞也者彼其食之能下咽乎合無悉前各項盡數解京以濟急用夫事有緩急識時務者俊傑也亮不執一隅之見復爲留難矣

一曰禁私鹽

鹽法之弊私鹽爲甚申令至嚴犯者接踵葢邇來盤詰水付哨船陸付營堡豈有此輩不愛錢祘而恤國計者耶且論事必要其本去弊務清其源鹽必有私賣而後有私買今盤驗旣視爲故事卽盤出又不問從來買者薄科而賣者漏網亦何憚而不習爲奸弊乎欲舉積弊而掃之宜重嚴盤之任而行連坐之法於虎頭門潮州府各設運判鹽船到彼預令單開鹽數投遞隨照單嚴盤絲毫夾帶必寘諸法其在客商

告引往場令場官查照奉到引票登記月日姓名包斤號船數目在簿驗明截角放行月終開寫結狀并有無私賣鹽斤赴附近該管衙門投遞其經過巡司哨堡亦行嚴盤月終結報曾否盤獲私鹽以便查考其有捉獲私鹽到司除量行充賞外餘俱沒官變價充餉而追論竈戸之私賣客商之私買場官之冒結以前越過巡哨之賣放一體按法重懲示警郎有神奸豈能飛渡耶蓋李僉事之禁私鹽原有追論連坐之法私賣塞而公餉溢誠得要領奚提舉復申其說

其可恃明矣

一曰烙魚船

粵東魚船名曰蜑戸裝送盜賊拐帶又藉口買鹽醃魚多方夾帶吳提舉謂其爲害不小且礙官鹽是安可不問耶合無行文各府州縣責令魚船兩旁印烙大刻姓名居住妻男號艙仍每年查給號牌出海照證如遇買鹽先請印票一如客商告引內載買鹽若干應納餉若干訖方許到場照票買鹽不許多載經過巡哨一體嚴盤回至原給印票衙門依期投銷則鹽

蜑戶不能爲奸而官鹽無所妨害矣

一曰正鹽斤

粵東正鹽每包一百二十五斤惟連雄韶三河生鹽一百三十八斤復以藤包走滷各廠抽割諒加二斤半亦云多矣復因生鹽水客告比三河熟鹽水客亦照此數而梧商生熟鹽及英翁洽光等八埠紛紛比例俱一百三十八斤非例外深仁哉何雄連韶梧富賀商人復以遂長稅壘懇求加秤頭十二斤而生鹽水客援例告加遂俱一百五十斤矣總計百包加去

一萬六千八百斤少納正餉六兩零況又有㙜加鹽斤明取秤頭不下二十五六斤計此每年客商共少餉萬有餘兩誰謂秤頭爲無幾也前道意切惠商不忍其吸吸之求而聊爲涓涓之與然涓涓不已遂成江河所關非細矣客商之辭以爲辭者遂長稅壘耳夫天下之物近者賤遠者貴物之情也行鹽愈遠取價愈多自足償費何待告加吳提舉謂小人無厭欲恣谿壑陰蠹引餉爲國漏卮旨哉言乎夫養驕子者因啼輒予既予轉啼楚之則止今鹽斤非故有加無

已即磬山海之藏難饜隴蜀之望亟宜查照舊例革去秤頭一百三十八斤之外不許濫索則省一斤足充一斤官餉之用撮壤成山導涓宗海持籌者之所不遺也

大約天下財力有不足之處必有有餘之處此造化自然之數從來經國者每於財殫兵敝之餘略施斡理轉爲富强政以有餘之處自在特俟人措手耳今粤東去天萬里法紀疎濶利權以互爲假借而成下移物力以失所節宣而成坐困此從前因循之過或

亦天留有餘以待今日乎近聞該省諸臣亦有加引
行鹽之意第天下事有病在節目者利用修葺有病
在要領者利用改創粵東鹽利散漫極矣非舉而大
創之即稍稍加增何益於緩急之數哉本部列款十
四審勢度機增引加餉收其散漫者以歸公家歲可
得京解三十萬蓋於不調之瑟議更張非以無米之
粥難巧婦也所深幸者地方諸臣意氣方新規模自
遠念國事之已急而義切奉公豈其在兩淮諸運司
後耶中外之心力能齊則粵東之乾坤另闢蓋物極

必返數窮則通及今共建大策以濟邊儲使造化有餘之處歸於有用此千載一時也想同志者投袂而起不待其詞之畢矣